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叅輯・肆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肆冊目錄

尚書內篇五卷外篇二卷（原缺內篇卷二）〔清〕任啓運撰

一

書傳鹽梅二十卷〔清〕黃文蓮撰

一九五

書經述六卷〔清〕許祖京撰

六二七

尚書辨偽五卷〔清〕唐煥撰

七一五

〔清〕任啟運撰

尚書內篇五卷外篇二
卷（原缺內篇卷二）

清乾隆刻朱印本

書舊序一

梅頤所上孔安國傳以此序爲孔子作唐孔穎達曰馬融鄭元王肅並云孔子自作宋蔡沈曰劉歆言孔子修易序書班固言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今考序文于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非孔子作明甚愚按伏生本原無書序司馬遷夏殷本紀多逸篇名馬鄭劉目錄皆據書序必有所受之特不知何時出也張霸梅頤依傍書序作爲僞篇而梅頤又時變易舊序附會已說如改棄稷爲益稷則易其文移咸有一德屬太甲下則易其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

序卽今所存亦有顯相矛盾者蓋序已僞而梅言尤僞之僞也梅裂附各篇之首其無書者遞次其閒蔡仍合爲一篇而正其違附之篇末今列爲舊序第一而辨其是非其篇存者則考辨列本篇題下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帝典一書堯舜盛德大業畢載其閒而德業之本尤不外于欽之一字今易堯之欽明爲聰明則固已不識聖人之本矣但目錄作光宅天下虞舜嗣之作堯典猶不甚悖今分爲二增將讓於舜而作堯典歷試舜而作舜典等句則似皆作于堯時不知爲夏史所作并其文義

亦昧之寧孔子而有此序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飫釐治也帝釐下土方猶詩禹敷下土方孔于土字絕句方設居方設官各居其方以治民也別其生分其類則人知有父以自遠于禽獸矣汨作洪水汨沒而今可作治也九共命九州之牧各共其職王肅言序帝典下別有汨作九共二篇名張霸彙飫書有九共九篇亦無彙飫此九篇二字則仿張霸彙飫二字又梅頤所增也愚謂命九牧必九篇則命羲和九官又當十五篇矣孔疏彙勞飫賜也愚謂篇目新奇古書無此例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

星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蔡謂皋陶嘗無功禹易嘗無言是烏知禹皋陶精微者愚謂序固淺陋然其意亦謂皋陶陳謨時禹已成粒民作父之功舜呼使昌言故復云云遂作此大禹皋陶之謨先皋陶言之序序先大禹尊禹也未嘗謂別有大禹謨也此今禹謨與益稷馬鄭王張皆作稷稷在禹貢下梅改屬此尤非餘詳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詳本篇題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始載篇目蔡曰經書大戰于甘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繻葛之戰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以啟之賢征有扈之無道而書若敵國何哉

餘詳本篇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正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詳本篇題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史記作帝告無釐沃字。契封商在太華之陽一名上洛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後遷華陰其後昭明遷于砥石相土遷于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帝芒三十年振遷于般帝孔甲九年復遷于商邱湯卽位之元年復遷于亳此六遷也其二遷無考皇甫謐云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湯皆居之是湯或有三遷矣先王契也詩稱契曰元王篇稱帝告者或言昔帝嚳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三

嘗居此西亳而今將居之之意史記無釐沃二字孔曰二篇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首言湯征諸侯見湯受命得專征也征葛事詳見孟子史記有湯征篇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孔曰篇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史記同方作房二人湯賢臣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孔安國言湯進尹于桀桀不用故還歸竹書夏桀十七年商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意孟子所謂五就大率在此時夫湯得尹乃不自用而進之桀此其心豈不望桀之爲夏令主哉而桀卒不用至復歸商伐夏革命非特非湯之心亦非尹之心也史蘇乃謂伊尹與妹喜比而亡夏不亦誣哉孔曰二篇亡愚謂當是一篇

伊尹相湯伐夏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升進也陟地名在河曲之陽鳴條有三一在東夷一在陳留曰鳴條亭一在安邑曰鳴條陌此安邑之鳴條也竹書夏桀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師自陟征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四

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史記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以令諸侯蓋湯先征昆吾遂自陟征夏昆吾率師救夏昆吾既滅夏桀亦奔故左傳言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也今安邑有鳴條陌昆吾亭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謂欲易其神以無勝句龍者而止愚謂遷遷其地也周右社稷商左社稷意夏亦必右社稷湯初革命故欲變之夏社言湯初欲遷社疑至言眾人之疑其不當遷臣扈則告以必遷之意孔謂三篇皆言不可遷之義程

子謂聖人無妄舉不可者非朕不可乃湯自不可也愚觀序意似無不可而止意史記在典寶上無疑至臣扈二篇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腹史記作受水經注作譔誼史作義三股國名在今定陶孔傳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往奔三股孔疏棄寶于道湯因取之蔡傳俘寶恐非聖人所急恩按竹書桀奔三股湯師征三股戰于廊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寶玉若璧琮以禮天地瑁圭以統諸侯皆有天下者之守器故重之典寶篇亡意必有璧戒之旨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五

湯歸自夏至于大垺仲虺作誥

大垺史記作秦卷陶仲虺史作仲鬻餘詳本篇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亦有湯誥與梅書絕異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疑咎繇後馬融云時爲司空孔傳明居民之事以奠民居也篇亡史記同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湯崩立太丁之弟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竹書外丙名勝元年乙

亥仲丁名庸元年丁丑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則外丙仲壬繼立而孟子二年四年之說信矣自偽書序有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之謬而皇極經世皇天大紀因之卽程子亦有古人以歲爲年之說試問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而壬四歲丙二歲孟子又何以先弟後兄乎蔡傳駁正書序是也史記與竹書同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傳肆命陳政教所當爲徂后言湯之法度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徂后陳往古朋君以戒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六

按太甲之放孔疏謂于湯崩之十二月改元必數諫不聽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必在二年矣竹書屬元年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史記爲是蓋古人君諒陰三年百官聽于冢宰尹于此時見太甲居喪無禮反覆開導至三年喪畢將親蒞政而太甲曾無改于其德故遂放之而身攝也若在元年或僅三五月則尹尚未盡匡救之術而遽放之不已亟乎史記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所載者太甲之訓伊尹作之以褒美太甲也此言思庸伊尹是

所載者伊尹之訓太甲作之以歸功伊尹也孔傳思庸
威不可今梅書皆作史臣記序之辭與二說又異矣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屬湯誥下明居上非告太甲可知餘詳本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名絢太甲子竹書元年癸巳命卿士咎單蓋伊尹當太甲時已致政矣皇甫謐曰伊尹百有餘歲沃丁八年薨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祀以太牢孔傳以三公禮葬伊尹豈云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利平鄉咎單因沃丁禮葬伊尹故遂述其事以爲訓欲後王法之也篇亡史記同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七

伊陟伊尹子大戊名密太甲孫沃丁弟小甲之子元年丙戌命卿士伊陟兆有善惡皆曰祥桑穀二木名竹書七年有桑穀並生于朝大傳七日大拱史記一暮大拱巫氏咸名父治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又占之巫咸咸曰野木生朝朝其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桑穀枯死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愚謂贊稱揚之意巫咸之治王家多有成績故陟贊之而作書今其篇亡史記作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作大戊無四篇字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原再也史記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蓋以其讓故再命之馬融傳原臣名非是又按咸父原命皆美其成功祥桑之事以原其始耳孔疏伊陟未以妖告大戊先告巫咸大戊告陟及原以改過自新之意皆誤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史記作噲皇甫謐云在河北鄴道元曰今河南嶽山上有城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名敖倉李願云在陳留浚儀縣仲丁名莊太戊子蓋以河患而遷也史記言仲丁書闕不具則餘不言闕者遷或得見之矣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八

河亶甲名整仲丁子外壬弟孔傳發其舊都曰遷到彼新邑曰居相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史記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名滕亶甲子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此蓋將遷庇而告民之辭也孔傳圮于相故遷于耿鄭傳祖乙雖圮于耿特修德以禦之而不復遷皆非是耿在河北平陽皮氏縣有耿鄉史記亦無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名旬祖丁子陽甲弟先是祖乙之孫南庚三年又遷于奄自囂至此凡五遷矣其地皆在大河之北至此盤庚欲復遷河南從湯所居也治亳東哲謂古作始宅

蔡傳經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謂盤庚前有五遷序乃謂盤庚自有五遷史記因之謬矣愚按當時不欲遷者乃具乃貝玉之大家耳序亦不達其旨而以爲民咨胥怨何哉餘詳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詳本篇傅巖史記作傅險中但記其事不言作說命徐

廣云尸子傅巖在北海之洲

高宗祭成湯

史記下有明曰二字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詳本篇高宗之訓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已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尚書章句

書舊序一

九

如序言似周之戡黎以殷咎周故爲憤兵矣且所言乘黎又似出其不意以威震之詐而且暴非聖人之兵矣孰謂序爲孔子作哉史記亦無咎周等語餘詳本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傳錯廢也孔傳亂也愚謂錯者舍置之意天命未嘗去殷而紂自舍之也餘詳本篇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按竹書武王以紂之四

十二年庚辰即位至十一年庚寅伐殷秋師次鮮原冬

十有二月有事上帝西師畢會戊午師渡孟津東諸侯

之師畢會十二年辛卯敗殷師于垓野王親禽受于南

單之臺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二月甲子

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自戊午至甲子纔七日耳蓋此

一月爲商正之終周正之始以商正計之則此子月爲

十一年之十二月以周正計之則此子月又爲十二年

之正月故序言十一年又言一月兩見其義而史記不

言十二年正月也漢儒溺于緯書文王受命九年稱王

之說見此序作十一年因謂文王必薨于九年之莫春

加武王居喪二十五月大祥祭畢可以舉兵此十一年

伐殷必是夏四月又聞武王曾有師渡孟津而還越二

年滅殷之事因僞撰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之文以相

附合不知武王師渡孟津而還在十年之冬十一月而

尚書章句

書舊序一

十

非十一年武王之滅紂在十二年之春二月而非十三

年也宋歐陽氏力辨文王必不稱王武王必不上冒文

王之年其說是矣程子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

以臣脅君也天命一日未絕卽爲君臣武王必無此事

此則未然蓋天命去留必無兩岐天旣與周卽不與商

文王受命久矣而謂天命猶未絕于紂吾不信也且周

自戡黎以後去商朝歌中閒止百里耳孟津在周境宇

之內治兵孟津諸侯畢會皆請伐商人心如此可謂天

命猶未絕乎武王猶以爲未可伐望其悔改以延殷祀

眞盛德事也周師不出紂于十二月又囚箕子殺比干

微子出奔武王乃曰紂不可不畢伐十一年春微師伐

紂然猶遲遲其行秋次鮮原冬次孟津猶前志也十二月戊午渡河不七日而紂亡矣豈得謂甲子未旦紂猶君而武猶臣哉若合竹書史記及逸周書年月推之則先後本末甚明而亦無待于宋儒之置辨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此序蓋本孟子語爲之餘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獸字疑屬衍文孔傳指歸馬放牛則武成一篇所紀多矣序何獨取此一事耶餘詳本篇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此序誤詳見本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邦分土以立之邦也宗彝宗廟之彝器若陳有肅慎之矢魯有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也篇亡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馬鄭本皆作旅獒詳本篇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國名其地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卽湯放桀處其君疑卽桀後也芮伯周同姓諸侯其地在今山西平陽府芮城縣旅陳也蓋陳王威德以命之竹書十三年巢伯來賓今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詳本篇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言三監及淮夷叛反不言武庚何耶餘詳本篇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詳本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壘也禾各生一壘而合爲一穗大傳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

幾充箱蔡傳引葛氏云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

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公是謂周公居

尚書章句書卷一

東避流言時也孔傳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象周公

和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歸之愚謂二說皆

非也成王卽位纔十有三歲成王十年叔虞封唐猶曰

小弱弟則此時叔髫齡耳猶居深宮之中未離阿保之

手安從得禾且能獻替哉竹書成王十年王命叔虞爲

唐侯周公致政出居于豐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

叔歸禾于周公爲得其實其次當在肅慎後二篇皆

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序言封康叔不誤但成王無伐蔡叔事耳蔡傳以爲

封康叔者武王非也詳見本篇題下其序當在多方後

召誥前

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書本文序事自明此反誣漏違錯詳見本篇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竹書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營洛周公誥

多士于成周蓋命居成周者使營洛也舊序本末明蔡

傳以成周爲洛亦誤餘詳本篇

周公作無逸

篇次當與立政相屬餘詳本篇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十三

夷

序意甚陋蔡氏譏之是已餘詳本篇其次當在洛誥後

立政前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按成王三年滅殷十年周公執政居豐仲爲公卿士必

三年而後報績又居叔喪三年則受命必在九年十年

也其目當與賄肅慎相次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作成王政

此成王四年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蒲史記作薄踐翦通此成王五年春事成王二年滅蒲

姑此成王又滅奄而遷其君于蒲姑也當在大誥後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此成王五年夏事當在康誥前

周公作立政

疑當在八年次在多士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竹書成王四年伐淮夷其後無滅淮夷事且淮南北皆

夷其所滅者或一二國耳史記言襲淮夷歸在豐作周

官興正禮樂竹書八年又遷庶殷于魯作象舞呂覽周

公滅東夷而作象舞則此事疑在八年周公留洛後所

謂黜殷命者當指殷民之盡遷而淮夷之滅亦實有其

尚書章句書舊序一

十四

國但不可考耳孟子戮飛廉于海隅當在此時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肅史記作息竹書九年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氏

命蓋淮夷之叛者既滅威震及遠故東夷皆服而東北

夷如肅慎者亦來朝也榮同姓諸侯其地在今山西平

陽府榮河縣賄謂賜以貨幣也今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

姑

竹書成王十年周公執政出居于豐二十一年周文公

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史記周公在豐病將

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也周公既沒王亦

讓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公也畢在今陝西西
安府咸陽縣孔傳篇名毫姑必言遷奄君于毫姑今功
已成故以告公愚謂遷奄毫姑事在五年至此又十有
六年功成久矣孟子稱伐奄三年討其君或公之功于
是爲勞故特稱之也今篇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周公之幼子平公也守畿內之采邑世爲周公竹
書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郊蓋公致政歸豐王卽命
君陳代之此言周公既沒誤也其次當在上篇之上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成王崩康
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

五

伏生本本合爲一篇馬融本已據書序斷爲二而張霸
梅頤所斷又各不同詳見本篇蔡傳尸者居其位而廢
其事之稱謂康王尸天子尤無義理愚謂尸者祭之主
無爲而居尊位故有以不事事爲義者有以當尊主事
爲義者詩誰其尸之言爲主也非廢事也

康王命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分上有公字竹書康王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

豐錫畢公命詳本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蔡云稱周無義理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史記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
作樂命復寧是命伯冏申誡非以冏爲太僕也愚謂僕
御也治也太僕國之政言大治國之政方與上下文語
意相屬然亦未敢必其信否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夏大也卽本序荒度之意孔傳夏禹贖刑之法未然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九錫冊錫君桓鬯一卣圭瓚副焉是錫桓鬯必有圭
瓚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並興言與武庚淮夷同叛也不言淮夷王師討之魯但

尙書章句書舊序一

六

征徐戎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誓作于茅津封尸後言敗殽還歸非也餘俱詳本篇

書舊序二

梅頤所上孔安國傳以此序爲安國作朱子云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無疑愚按安國實得古書十六篇有傳有序後復散逸東晉人因僞託焉今姑列爲舊序第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按此倣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句而云耳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不言三墳五典

尚書章句書舊序二

且道一也而以三皇之書爲大道五帝之書爲常道似三墳高于五典矣孔子何以取大者而刪之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孔疏顧命在西序者未知是否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譜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孔子常以杞宋不足徵爲慨而以得夏時坤乾爲幸故程子云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去之也又孔子述職方並不見他書孔疏以周禮夏官一條當之則周禮全書豈此一條獨爲孔子之所述耶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及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原注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典十三今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皆亡攝十四今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

尚書章句書舊序二

亡。右梅頤所上孔安國序元注其所謂正攝者殊不可曉若以正攝猶詩之正變則汨作九共稟飫旣託之于舜可謂變乎若以伏生所傳爲正增者爲攝則正又亡七篇何也孔疏典謨訓誥誓命之外尙有征貢歌範四體今合典謨訓誥誓命已滿百篇之數何也據云典十五篇亡其十一今存四篇則今二典之外不聞又有二典何也且彼旣以大禹謨列之皋陶謨益稷之前矣又別之曰攝不自呈其僞乎總之書序已僞而以僞附僞故憑虛臆造不相符合如此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若但示人主則子不當以爲雅言矣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必帝王乃可舉行乎

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高帝時叔孫通定禮儀爲太常人始有學者然庠序未興惠帝始除挾書之律立學校然未進用文帝頗徵用然時尙黃老至武帝崇尙儒術而公孫宏以春秋至

尚書章句書舊序二 三

宰相於是文學掌故得補二千石而後公卿大夫多文學之士。伏生名勝故秦博士文帝時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傳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傳千乘兒寬寬以文學應舉又受業孔安國。按伏生壁藏亡數十篇獨有二十九篇則此二十九篇固完好也且旣以書教齊魯間早傳其書矣文帝求治尙書者必是句讀音義有難通處使晁錯往受之伏生若後所傳伏生大傳是也不是其書從未有至此纔令女子口傳致多舛錯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王景帝子名餘科斗蟲名蝦蟆子也古者以漆書于竹簡其形似之按科斗文乃伏犧時倉頡造字本體後世代變而文周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籀今考博古圖所載器物款式其在周者皆屬大篆蓋大篆自屬成周一代書法非天子不考文必周初武王周公所定經厲王之亂列國小有異同宣王命史籀復整齊之耳無緣秦時藏書反以上古科斗文書之也又王莽時定六書一曰古文孔壁書卽大篆不云科斗文若

尚書章句書舊序二 四

藏書時尙用蝌蚪文則自秦始皇三十五年至漢武帝元年不過七十三年又安得謂廢久時人無能知者耶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書一曰佐書秦時訟獄繁興隸人務求簡便乃爲此體言以伏生所傳與古文相較始知科斗某文卽今某字其難通者亦略以文義推之錄以隸書與古文定爲二本蓋作僞書者亦知己文淺近故遁爲此說云我推其文義云爾固非當時本文也其僞託欲蓋彌彰矣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史記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史遷與安國同事武帝必得其詳今史記所述湯征湯詰與梅本絕異又如史記作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作太甲以喪太甲亦與梅本不合劉歆請立古文亦曰十六篇蓋孔安國實得古文十六篇以未列學宮後復散佚於是張傳有偽古文二十五篇託之鄭傳梅頤因其二十五篇之數別撰偽書託之孔傳不知孔氏古文不過十六篇也。漢書言古文尙書孔安國傳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未得列學宮東漢有張防孔僖楊綸杜林皆傳古文林同郡賈逵爲作訓詁馬融作傳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尙書爲之注解古文遂顯于世。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

尙書章句書舊序二 五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班固劉向皆言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作傳史記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安國生卬卬生驥而

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庚寅實武帝卽位之五十年也越五年甲午帝崩外戚世家衛皇后傳不及太子巫蠱事凡征和後事皆不見史記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而安國之卒抑已久矣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與史記早卒之文不合又謂天漢後魯共王壞孔子壁得古文科斗論語尙書孝經安國作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尙書傳四十八篇又集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按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後五年卽征和也若天漢後始得之不應五六年閒便成論語訓孝經尙書傳又集家語共百五篇若是之速且此時始得則兒寬卒于武帝之三十五年安得以其文學應舉時已從

尙書章句書舊序二 六

安國受古文尙書耶其又因此序而輾轉附會明已。尙書傳授源伏生授同郡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授千乘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古文授歐陽生子世世傳曾孫尉尉傳族子始昌昌傳子勝勝從子建師勝又師歐陽高謂之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立而歐陽最盛其古文則梅頤言安國授都尉朝朝傳膠東庸譚傳清河王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東都時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逵父徽實受其書于塗惲據史記則兒寬已受安國古文而歐陽之學獨傳伏生二十九篇何耶豈以非時所貴故耶觀哀帝時劉歆請以

古文十六篇列之學宮師丹劾改亂舊章大臣韓勝至以去就爭則當時不貴古文審矣至于張霸忽益其數云鄭元傳凡二十五篇梅頤又忽易其文云安國傳凡二十五篇至數其傳既云塗惲授賈徽微授子達以及馬鄭又云馬鄭實未見孔氏古文忽援馬鄭而入之忽推馬鄭而出之其悠謬殊不可究詰矣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詁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維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既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燼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受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指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苦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颯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非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見聞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實而去其非

尚書章句 尚書正義序二

削其煩而增其簡非敢臆說必據舊聞爲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于聖範冀有益于童蒙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告或人亦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所以修身而齊家者皆在于此君子學之窮則以是修其身而齊其家達則以之治其國而平天下故子教弟子以爲雅言非僅天子諸侯書也孔氏不知而僅屬之人君又不知爲治平之大法而僅以爲辭詁之典絲綸之重其論孔子刪書至擬以采翠羽拔象牙若僅以文辭爲賢者陋哉斯言曾何足與論書乎予讀十三經注疏以是爲最劣蓋前孔之傳已屬僞書而後孔之疏亦

庸下而無發明也然自唐以來尊行不廢而鄭王二傳反不可得矣詎不惜哉予存其序而書其後願學者勿以此鄙猥之見自封也任啟運跋

尚書章句 尚書正義序三